

路漫漫其修遠兮——盧雲的歸家路

盧桂芳

望鄉

亨利·盧雲是家喻戶曉、深受愛戴的荷蘭籍天主教靈修作家。他是神父、學者、著名大學教授、演講家、傳教士。他有其獨特的個性，給人鮮明的吸引力。

盧雲神父的靈修可說是他個人的心路歷程，他所有的作品和講道內容，都是他自己當下的感觸，說來真摯動人，令人深信不疑。他在基督徒靈修上的最大貢獻可說是基於一個決定，且不斷重申這個決定，就是要「真誠地面對自己」。這包括了他的自我、他的靈修旅程、他對自己的懷疑與擔憂、他內心的羞愧感、不安全感及缺乏歸屬感……等等，都是他靈修路上的障礙。此等障礙讓他所想所做的，均專注於個人身上。然而，障礙往往是力量的泉源。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中的那個婦人，他為找到心中的平安而絮絮不休的、毫不氣餒地抓緊一個信念：「天主愛我，接受我原來的樣子；天主全然知曉我的內心，卻沒有拒絕我。」即使在祈禱中時常「徒勞無功」，他仍竭力學習了解自己，相信自己……於是，他展開了一段困難重重且漫長無休止的歸家旅程，這是一趟心靈之旅，也是一場屬靈之戰。究竟盧雲的家在何方？他最終能安抵家園嗎？

歸家之路何其漫長曲折

為願意認識盧雲神父的讀者來說，一定不難發現他有着個人的魅力、精力和使命感。他在靈修領悟、神學演講等方面享負盛

名，卻不料在生活「小」事裏備受矛盾、軟弱的困擾。從心理學榮格學派的解析，盧雲的人格類型具有「永恆少年」的特質。他是天真理想主義者，而且有聰明智慧。他渴望了解小孩子，又渴望能有創造力。所以，他常從新穎的角度看事物，又常對舊思想、舊理論給予新的生命，故能讓人以新的眼光看自己在生活中依賴的習慣或某些習以為常，不以為意的言論¹。但另一方面，這內在的「永恆少年」令他依賴他人的愛與關注，還讓他在歸家的路上，一次又一次以為已抵家的同時，卻發現原來仍徘徊於路口。直到他與林布蘭「浪子回頭」的畫象相遇，他的心靈躍然成長起來，才超越「永恆少年」依賴他人肯定讚美的心態，至此才在父家安頓下來。

盧雲一直擺脫不了內在的嫉妒、忿恨和不滿足。在《你能飲這杯嗎？》²的首章，他像懺悔又像自憐的表白了這種不成熟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心態。他總覺得自己被人辜負、不獲了解和支持。直到他受聘在耶魯大學任教期間渡安息年時，他完成了《從幻想到祈禱：靈修生活的三個動向》³，展現了他的靈修生活進入新的階段。他認為這本書所寫的最貼近他的心靈。在前言部分，他表達自己花了幾年時間，在靈修上作了多方面的努力，不論在閱讀上、在接受靈修輔導上，甚至拜訪不同的宗教團體，但最終體會到，在靈修路上，任何人的陪伴都是極有限度的，結果必須孤寂地獨自探索前行。他又提到自己在成年之後的多年以來，一直在懷疑自己是否算得上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他一直在內心掙扎，尋覓

1 麥可·歐勞福林著，林瑞琪譯。《天主的愛子 盧雲的靈修傳記》，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12。

2 盧雲著。《你能飲這杯嗎？》，台北：上智，1999。

3 盧雲著。《從幻想到祈禱：靈修生活的三個動向》，香港：公教真理學會，1987。

心底的平安、期望有新意的人際關係，並探求和天主往來的經驗。盧雲從以上的體驗有所領悟，將靈性生命形容為包含三種關係，分別是：與自己的關係，從「孤寂」可深入到「靜篤」；與他人的關係，從「敵意」可轉化為「殷勤款待」；與天主的關係，從「幻想」可進入內心的「祈禱」⁴。在經歷多年的追尋後，盧雲仍未得到滿足。為了進一步探入心靈奧祕的處所，他從繁忙且幾乎使他迷失的各種事工中退下來，先後兩次到嚴規熙篤會作了各為期六至七個月的隱修士，好能在寧靜中尋回支撐他生命的上主，並懷着盼望、勇氣及信心再投靠祂。然而，他在隱修院裏得到的，除了是雙手勞動和獨處的痛苦，還要再次與自己內在的個人掙扎相遇。幸而在神師的幫助下，他開始學習把這一切視作祈禱生活的內容，就如沙漠教父們所實踐的，他不斷的面對真實的自我，透過默觀祈禱去追尋心靈的自由。他這時才明白，「思想」足以妨礙祈禱，而不斷重複頌唸單純的「耶穌禱文：主耶穌，求祢憐憫我」卻有效淨化他的心。他在當時的自述日記《箴力斯日記》中寫下了有關的領悟：「我的智力發展對祈禱雖有助益，但也是阻礙。在祈禱中，要能夠不渴求開悟，不落入自問自答的議論是相當困難的。然而『耶穌禱文』慢慢洗淨我的心，給天主一個機會。」⁵

黎明在望

盧雲既然是著名的心理學家、靈修學者和導師，他必然常常談及祈禱及強調祈禱。他確信熱誠地祈禱能解決磨難、痛苦和困

4 彭順強著。《盧雲的誠與愛 全面了解盧雲》，香港：基道，2012。

5 澤箴·伯曼著，萬致華、許建德譯。《盧雲 永不止息的尋覓天主》，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13。

惑，更能打破人與天主的疏離隔閡感。爲他來說，祈禱讓他不斷探索自我、面對自我、突破自我而促使靈性成長。他稱祈禱爲「內在交談」。每個人內心深處是一個孤寂的深谷，人一直在深谷裏爲自身的懷疑、擔憂、羞愧、不安全感和找不到歸屬而哀歎悲鳴、忿忿不安。然而，就在這個深谷裏，有一位願意聆聽的、也願意回應的主。我們每人都可以在各自的深谷裏與祂相遇。一旦與祂開始了坦誠的交談，人的眼光便不一樣了。我們因而有盼望、有願景、得見新的天主、新的世界。眼前展現的是全新的、動人的景緻。他在《遇見牟頓：盧雲眼中的默觀者》中⁶，開首便強調：「祈禱使人安頓心身和集中精神，一個祈禱的人在眾人面前不會設計操縱，而會寬心容納；不會巧奪詐取，而會善待疼惜；不會啃咬叮螫，而會親吻輕拂；不會審訊盤問，而會欣賞欽佩。」盧雲雖然只見了牟頓一次，卻深受他的影響，因爲盧雲一直醉心於嚴規熙篤會的隱修生活和牟頓的作品。牟頓可說是讓盧雲獲益最多的一位作家，他是嚴規熙篤會的隱修士，他像盧雲一樣有着同樣活潑而富生命力的信仰。他默觀世界一切真實存在，一切都與真實的根源天主深深契合。他爲盧雲洞開了默觀的世界，使盧雲以新的眼光、新的方法面對身處的現實世界。

盧雲強調祈禱並非我們在生活裡添加的部分，而是生活的全部，就如同呼吸一樣與我們的生命分不開。祈禱就是呼吸、是在天主前思考與生活。爲此，我們必須從以自我爲中心的自說自話變成以天主爲中心的對話。這個過程，需要我們有規律地持續操練和學習，把我們的思想從令人生懼的孤立當中，引導到與上主

6 盧雲著。《遇見牟頓：盧雲眼中的默觀者》，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07。

無懼的對話裏去。在祈禱中，我們知道上主了解我們的心思和感受，這是叫人喜樂的肯定⁷。

黎明前的黑暗、黑暗後的黎明

盧雲對天主的追尋如此熱切，這是無可置疑的，但是，原來他一直對自己的靈修生活沒有絲毫滿足感，甚至認為是困難的。這完全跟他的學術、專業及神職的能力，還有知名度有關，他在這些方面都有着相當的成就。意外的是，在他的另一本日記《黎明路上》⁸，他清楚地寫下了如何發現自己原來被囚禁於一切成就的監牢裏，失去自由；從「方舟之家」來的訪客帶給他該團體負責人的問候和邀請，如何改變了他的一生。他開始接觸「方舟之家」、他回應了內心明確的召叫，他放下專業和知名度、他離開學術成就、他投入「方舟之家」在加拿大多倫多近郊的一個團體「黎明之家」，與身心障礙者同住，照顧他們。在那裏，他找到了親密、豐饒，那裏讓他悠然神往。在那裏，他找到寬懷的接納，得著意想不到的關注和情誼，擁有一個安全和友愛的環境，讓他在靈性和情感上繼續成長。一切都看似是滿意的，但情況卻不是理所當然；在《心應心：真摯傾情的禱告》⁹和《浪子回頭：一個歸家的故事》¹⁰，盧雲都分別提到自己在「黎明之家」第一年，日子並不順利，他遇到內心的極大掙扎，他的精神、情緒和靈魂極度痛苦。原先以為已抵家了，卻沒有一點在家的感覺，他仍在渴求一個讓自己安息的家。他患上憂鬱症了。從他在養病期

7 盧雲著。《羅馬城的小丑戲：對獨處、獨身、禱告及默觀之反省》，香港：基道，1990。

8 盧雲著。《黎明路上：靈修日誌》，香港：基道，1995。

9 盧雲著。《心應心：真摯傾情的禱告》，香港：基道，1991。

10 盧雲著。《浪子回頭：一個歸家的故事》，台北：校園，1997。

間所寫的日記、後來公開出版的《心靈愛語：當我陷入靈命低潮的時候》¹¹裏知道，因他為得到一份友愛而打開一直緊鎖的心門，卻又因一己的依賴、貪婪和佔有慾而無法得到滿足。這段失落的友誼令他全然崩潰了：他覺得自己被拒絕、被出賣；他的自尊、生活和工作動力、得著愛的感覺、被治癒的盼望、對天主的信賴……完全被否定了，眼前是一片空蕩蕩的無底深潭。他感到一無是處，生無可戀。以為最終找到了安樂窩，卻是無處容身的地方。在那裏，在痛苦的深淵中，他日漸與基督親近，感到內在的成長，與一直陷於困擾的自己完全不同了。因為他在那裏也碰觸了他心底最深的障礙。他是貧窮人，他赤裸裸地在無助的呼喚中，與十字架上的基督遇上了。他受傷累累，卻獲得治癒而重生，還看見上主給他指示的道路。

盧雲在《浪子回頭：一個歸家的故事》，細述他遇上了十七世紀荷蘭畫家林布蘭描繪的路加福音的浪子圖象，引領他抵達真正的父家，回到了上主的地方，就是他內心深處的聖所：「在黎明之家的日子，我被帶到從未去過的內心深處，是上主選擇居住在我內的地方。在那裏，至愛的上主輕呼我的名字，安穩地擁抱我，跟我說：『你是我的愛子，我因你而喜悅』」。他在那裏還得到了另一個聖召，就是要成為浪子的父親，實踐悲憫、寬恕，承受被拒絕和孤寂，在門外等待身心疲乏、內疚慚愧、既興奮又惶恐的浪子回家。

渴望的心靈湧出生命的泉源

¹¹ 盧雲著。《心靈愛語：當我陷入靈命低潮的時候》，香港：卓越書樓，1997。

盧雲勇於面對自己個性的弱點、心靈的缺陷；接受自己的不完美、從自己的軟弱中看到天主，找到力量。他的靈修泉源是每天的感恩祭宴——彌撒，從中獲得生命力。盧雲直接描述感恩祭宴的書有《熾熱的心：感恩祭的生活默想》¹²、《活出有愛的生命：俗世中的靈性生命》¹³和《你能飲這杯嗎？》¹⁴。他在《熾熱的心：感恩祭的生活默想》的前言以厄瑪烏兩位門徒的經歷反省個人的心靈成長歷程，就是「失落、臨在、邀請、共融和使命」，也正是感恩祭宴的五個主要幅度，共同構成人心靈的轉化過程：由怨忿冷漠到熱切感恩。盧雲的心靈一直因失落、缺乏安全感、擔憂、焦慮……等，使自己一直在自我懷疑、心靈忐忑不安，找不到家。在每天的感恩祭宴開始，他認罪求主垂憐，就是在承認失落、哀悼失落，因為他拒絕天主的愛與祝福。在彌撒中的讀經，他如厄瑪烏兩個門徒，心熾熱起來，認出耶穌的臨在，冰冷的心溶化了。於是再進一步，他請主進入家中住下，這在誦唸信經宣認信仰時完全體現出來。與耶穌同在家裏，同桌吃飯。耶穌將酒餅祝福成自己的體血，遞給他吃喝。他吃了喝了，與耶穌完全結合相連，就是完完全全的共融。耶穌徹底犧牲，祂的生命在盧雲內充實了他失落、空虛的生命，使他復活起來，讓他滿有平安、喜樂、希望和活力。他不再懷疑，而要去傳揚復活的喜訊。盧雲的在感恩祭宴中達到生命的高峰，找到生命的泉源。

在感恩祭宴中，神父舉起的杯，就是盧雲的生命之杯。他在《你能飲這杯嗎？》深切的反省了人生的本相和超越的途徑。正如他個人的體會，感恩祭宴中，神父拿起杯爵，進行三個步驟，

12 盧雲著。《熾熱的心：感恩祭的生活默想》，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01。

13 盧雲著。《活出有愛的生命：俗世中的靈性生命》，香港：基道，1999。

14 盧雲著。《你能飲這杯嗎？》，台北：上智，1999。

首先是「握住」、接着是「舉起」，最後是「喝下」。為盧雲來說，這杯是「生命之杯」，又是「憂傷之杯」，同時是「喜悅之杯」。人生本來就是充滿失落和憂傷，常令人無助絕望。然而，他注視十字架上被舉起的那個憂傷的人，在絕望之後復活升天，顯示死亡帶來的光榮與喜悅。不論誰，如能有勇氣舉起這憂傷之杯並喝下，這杯就成為完整的救贖，讓人得着天主永恆的生命¹⁵。

盧雲的靈修生活一直備受困擾和折磨，因為他熱愛靜篤，在心靈深處獨處，不斷面對真實的自己、他內心的憂傷和不踏實，更常自問：「天主真的愛我嗎？真的愛我嗎？」原來，相信天主真的愛自己是如此的困難，盧雲欠缺的就是信心。最後，他體驗到這份信心是從心底裏相信天主愛了我們，祂忠誠地永遠照顧着我們。我們的回應只需要一個方法，就是如同馬戲團的空中飛人一樣，各人與捉捕他們的捕手全心專注的相望對視。飛人把自己完全交托在捕手的手中，只管盡力發揮，好好的向捕手飛去，不用掛慮如何抓住捕手的手，因為他相信捕手會好好的接住他，生命的和諧圓融就在於此。十字架上，耶穌與天父圓融和諧的畫面就是這樣展開：「父啊！我把靈魂交在你手裏！」這裏深藏着生命的奧祕¹⁶。

結語

盧雲長年累月的尋尋覓覓，為找着可信賴的、值得交心的知己，卻又一次一次的受傷，且傷痕纍纍。然而，他仍竭力地、真誠地在眾人中去發現自己。他整個生命就是一場屬靈戰爭：「我

15 胡國楨著。《神學論集第 173 期 盧雲的著作與靈修》，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12。

16 《回家：盧雲逝世五週年紀念特集》影視光碟，香港：基道，2001。

是誰？別人看我又是誰？我相信自己早在出生前，天主已給我愛子的地位嗎？我要因為成就、權勢而將自己賣給慾望嗎？主耶穌真的派遣了我，如同天父派了祂一樣嗎？」¹⁷他的生活與他的靈修體驗是一致的，他熱愛聖體、每天默想福音與反覆誦念禱詞，整理和裝潢內心的神聖空間；在不斷反覆默想聖言，內心便產生一個一個的影像，如同掛在心牆上的圖片。當與人來往時，就能將他們接到自己的內心世界，分享那些掛在心牆上的圖片¹⁸。在方舟團體「黎明之家」，他找到了自己「心靈之家」，活出了整全的生命：他心靈破碎、受傷累累，卻與其他的被遺棄者、被鄙視者、心靈破碎者，一同去尋找耶穌這位負傷的治療者。盧雲在「黎明之家」背起十字架的痛苦，懷着耶穌的仁愛，服務受傷者、痛苦者、無依者、垂死者……「黎明之家」有着生命的意義，就是接受痛苦、選擇痛苦、走痛苦的路，否則不能見到復活的光榮。盧雲在這路上一無所有，有的是傷痕累累，然而，醫治就在這裏發生，醫治不是透過任何人為的能力，而是透過破碎的心靈。盧雲在追尋愛的痛苦中，把基督耶穌「道成肉身」的奧祕顯示出來。

17 《回家：盧雲逝世五週年紀念特集》影視光碟，香港：基道，2001。

18 盧雲著。《念茲在茲：活在聖神中》，台北：光啓文化，2000。